

第一章 重生救太子

細雨紛飛，梅顫枝頭，正是春寒料峭之時。

昨兒個落雨，一直連綿到今日，不見停歇。這冷風一刮，管他多細小的縫，鑽進來直叫人恨不得縮作一團。

昭娘打小生得水靈，小時候粉妝玉琢，叫人恨不得將她搶回家天天抱在懷裏，及笄之後更是跟芽兒抽條似的，不僅長得越發好看，身姿也窈窕起來，前凸後翹，纖細的小腰不盈一握，哪個男人看見了不在她身上多停留幾眼？

如今已為太子寵妾的她經了人事，越發顯得嫵媚妖嬈，又剛剛生了太子殿下唯一的兒子，榮寵加身，便是太子妃也要高看她幾分。

昭娘剛和一早就過來的太子良娣林清怡用了早膳，正抱著三個月大的兒子輕哄著。她穿著淡粉色雙蝶戲花襯子，長髮梳成流雲髻，簪著一支海棠珠花，長長的玉流蘇迤邐而下，垂落雙肩，越發襯得她膚如凝脂，彷彿輕輕一掐就能夠滴出水來。她懷中那三個月大的奶娃娃已經長開了，雪玉似的一團，小手抓啊抓的。

他晶亮剔透的眼睛，長長的眼睫，微翹的眼角，像極了他不怒自威的父親。

昭娘輕輕摸了摸曇兒的臉頰，臉上染上一抹幸福的笑容。

林清怡將她的神情全都收入眼中，眼神微動，笑著道：「小皇孫這些日子長得越發好了，現在看著，比剛生下來的時候更像殿下。」

沒有做母親的聽到別人誇自己的孩子會不高興，昭娘臉上的笑容濃烈起來。

這兩人同為太子良娣，不同的是林清怡是鎮北將軍的女兒，昭娘則是下縣小吏送給太子的舞姬。

昭娘命好，被太子一眼看上，甚至在一夜之後懷了胎，還生下太子唯一的兒子，母憑子貴成了太子良娣。

林清怡的際遇則大不相同，她在四歲時走失，被鄉下一對夫妻收養，一直到十四歲，被當時南巡的太子遇見，這才回到鎮北將軍府。

因她對太子有救命之恩，又鍾情於太子，皇后便做主讓她當了太子良娣。

昭娘還是沒名沒分的舞姬時，曾在下人那聽了一耳朵，原來林清怡是要成為太子妃的，只是如今這位太子妃是皇后娘家侄女，她橫插一腳，生生搶了林清怡的太子妃之位。

此時，丫鬟紅袖掀了簾子進來，帶起一陣冷風。

昭娘剛想叮囑她小心些，紅袖先屈膝行禮道：「良娣，過幾日便是小皇孫百日宴，太子妃請您過去一趟。」

昭娘聞言有些躊躇，她是舞姬出身，在宴會上向來只有獻舞的分，哪裏知道宮宴是怎麼操辦的？

因著身分卑微，昭娘未曾正式出席過任何一場宮宴，此前曇兒滿月，全是太子妃一手操辦。如今她雖成了太子良娣，但不曾接觸過這方面事務，太子妃要請她過去商量曇兒百日之事，她不懂，便有些畏懼。

倒不是說太子妃待她不好，反之，太子妃待她極好，並不因她是舞姬便看不起她，覺得她行為粗鄙，還曾親自教導過她禮儀。

只是昭娘生性膽小，便是封了尊位，一時半會兒也養不出高貴的氣質。

林清怡瞧見昭娘的神色，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坐到她身邊去，道：「妹妹，太子妃既請妳去，那妳便去，猶豫什麼？」

這妹妹自生了孩子後，出落得越發嬌美明豔，難怪這樣膽小，太子也喜歡。

「林姊姊……我……」

林清怡眼睛一眨，笑道：「走吧，我陪著妳一起。」

昭娘點頭，心定了定。

她也曾奇怪，為何對方待她如親姊妹似的，只聽林清怡說，知道她來自於自己養父母所在的縣城，心裏親近，這才想著跟她做姊妹。

昭娘自被大伯一家人賣了之後就再也沒回過家鄉，聽說林清怡在她的家鄉住了十年，心裏也忍不住想要親近。

每次她拿不定主意，林清怡總是能成為她的定神珠，給她出出主意。

如今聽到林清怡這麼說，昭娘想了想，抱起在她懷裏高興的揮舞著小拳頭的曇兒，朝太子妃的住處走去。

平時昭娘也沒少往太子妃的宮殿去，可今日不知為何，心裏總有些不安。

林清怡只當她膽小，還安慰著，「妹妹，妳別忐忑了，殿下雖早有言把小皇孫的百日宴交給太子妃全權操辦，可妳怎麼說也是小皇孫的親生母親，過問一兩聲又何妨？太子妃必定也這樣想。」

昭娘知道林清怡爽快，有什麼就說什麼，可她心神不寧，只好敷衍著點點頭，捏了捏袖口，時不時去看在她身後被奶娘抱著的曇兒，只有看到兒子，她的心才能安穩些。

太子妃見昭娘帶著曇兒過來，臉上揚起笑容，又在看到她身邊的林清怡時收斂了些。

她未嫁之時是京城第一美人，笑起來迷人，不笑時也尊貴威嚴，讓人不敢放肆。

昭娘和太子妃接觸得還算多，見著她的尊貴與優雅，總是打從心底羨慕。

太子妃熟練的抱過曇兒，輕輕哄了哄。

昭娘看著，心裏頭也高興，不安之感略微壓了壓。

太子妃一向待他們母子好，她懷孕時，有個舞姬想暗害她，還是太子妃發現了端倪，這才沒有被那個舞姬得手。

「兩天沒見，曇兒又長大了些，瞧瞧他這水靈靈的眼睛，和太子殿下一模一樣，真討人喜歡。」

曇兒從生下來就乖，看著人就露出他「無齒」的笑容，又長得玉雪可愛，自然討人喜歡。

昭娘笑了笑，心滿意足地看著曇兒。

前些日子太子殿下帶著她和曇兒去拜見了皇后娘娘，陛下恰巧也在，抱著不到三個月大的曇兒，開懷得直笑，大呼後繼有人。

回來那天晚上，太子便……

想到這，她忍不住紅了臉頰。

太子妃抱著曇兒哄著，昭娘和林清怡坐下。

林清怡見昭娘視線不離曇兒，拿了丫鬟剛剛奉上的熱茶遞給她，說道：「一路過來有些冷，妹妹喝杯茶暖暖身子。」

昭娘莞爾一笑，林姊姊總是待她這樣好，她順手接過，抿一口，暖到心裏。

太子妃逗了一會兒曇兒就讓奶娘把他抱了下去，說起了百日宴的事。她也沒指望昭娘能給曇兒的百日宴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，只是象徵性的告知。

不管怎麼說，昭娘都是曇兒的親生母親，如今又是殿下親自請封的良娣，她總要顧著點，總歸是個懂事沒有壞心的。

昭娘也就聽聽，這些她實在不懂，也不打算插手。她別的沒有，自知之明還是有一些的，聽著太子妃把該交代的交代完，她就帶著兒子和林清怡一起離開。

一出門，料峭的風吹來，昭娘攏了攏袖子，總覺得今日的風格外的涼，仔細叮囑了奶娘別讓曇兒冷著。

林清怡在一旁笑道：「要說今日就不該帶小皇孫出來，這天氣不好。」

天空陰沉沉的，像是能滴出墨來，總給人一種風雨欲來之感。

「太子妃待我和曇兒好，她幾日不見曇兒了，定然想念。」昭娘回頭看了看包裹得嚴實的兒子，心下稍微鬆了鬆。

林清怡笑笑，言道要回自己院子，昭娘便笑著跟她告別。

才走沒兩步，昭娘晃了晃腦袋，突然覺得看不太清眼前的人。

林清怡見她如此，不由喚了她兩聲。

昭娘視線模糊，只看得見眼前的人嘴巴張張合合，卻愣是聽不到丁點兒聲音。

忽然，一股劇烈的疼痛侵襲她的心口，她疼得大叫一聲，用力抓住林清怡，卻因為用力過猛，一下拽開了她的衣襟，一枚祥雲玉佩從裏面滑了出來。

昭娘猛地睜大眼睛，劇痛之餘，她也不知道自己哪裏來的心神，死死盯住那枚玉佩。

她從小戴到大，後來遺失在爹爹小木屋裏的玉佩，為什麼會在林清怡身上？

可緊隨而來的劇痛讓昭娘眼前一黑，徹底失去了意識。

昭娘覺得身體變得輕盈，自己似乎成了一縷青煙，她緩緩睜開眼睛，看到林清怡撲在七竅流出烏黑血液的自己身上哭得傷心，丫鬟們更是嚇得跪倒在地上瑟瑟發抖。

原本被奶娘抱在懷裏的曇兒猛然間放聲大哭，哇哇哇的哭聲，哭得昭娘心都快碎了。

她奮不顧身朝曇兒撲過去，卻從奶娘身上穿了過去。

曇兒啼哭不止，驚動了太子妃，也驚動了含著一絲笑意從外而來的太子。

昭娘看著一貫深沉鎮定的太子狂奔而來，將撲在「她」身上的林清怡推開，嘴裏大吼著什麼，將「她」抱進了太子妃的院子。

被推在地上的林清怡脖頸間懸掛的祥雲玉佩滑落在冰涼的石板上，碎成了幾瓣。

還不待昭娘多看曇兒幾眼，她便被捲入一個黑色的巨大漩渦。

昭娘望著上首的牌位，眼底水澤氾濫。
她真的回來了，回到十四歲之時。
沈二郎三年前上山採藥，不慎墜崖而亡，被人發現時，屍身都涼了，自此昭娘便和唯一的哥哥沈源相依為命。
誰承想，朝廷打仗，每家每戶徵兵，沈家要出一男丁服兵役，沈大郎一家就只有沈遊一根獨苗，是個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的文弱書生，捨不得送上戰場，便逼著沈源去。
沈源自小對沈二郎的醫術不感興趣，即便被逼著學，也不過學到點皮毛，他更感興趣的是舞刀弄劍，時常偷偷去隔壁獵戶鐵叔那邊纏著他，要他教一些拳腳功夫，後來更是自己削了竹箭，背了一把竹弓，上山打獵去了。
沈二郎在世時常常恨鐵不成鋼，說自己好不容易學到一身醫術，兒子卻對學醫不感興趣。
也正是因為如此，沈源身強體壯，被大伯母劉春蘭盯上，非要他頂了沈家的名額去參軍。
昭娘到現在都記得哥哥得知能上戰場建功立業時晶亮的眼睛。
沈源想去，只是放心不下昭娘，兄妹倆已經沒有了父母，要是他這個唯一的哥哥再離她遠去，她一個半大的小女孩該怎麼辦？
劉春蘭看出了沈源的意動，也知道問題在昭娘身上，便在沈源面前承諾，只要他願意頂了沈家這個名額，她必定好好待昭娘。
沈源起初不願意，劉春蘭在村裏的名聲可算不上好，是個母老虎不說，還貪財吝嗇。
可昭娘看出了他的心動，不忍心哥哥因為自己做不了想做的事情，幫著劉春蘭勸著他去了戰場。
昭娘並非不知道劉春蘭摳門，也做好了寄人籬下低調行事的準備，可她怎麼都想不到，沈源走後才三個月，沈大郎家就出事了——沈遊在賭坊輸了整整五十兩銀子。
五十兩銀子啊！那是她想都不敢想的數目。
沈家愁雲慘澹，昭娘一個寄人籬下的小姑娘大氣不敢喘一聲，每天都儘量減少自己的存在感。
可她住在沈大郎家，這把火註定要燒到她身上。
劉春蘭以家裏沒錢為藉口，說要帶兩個女兒和昭娘一起賣身到大戶人家換銀子救兒子。
昭娘當然不願意賣身給別人當丫鬟，可她住在沈大郎家，吃他們的喝他們的，性格潑辣的劉春蘭又連自己的兩個女兒都要一起賣，她只好隨劉春蘭進城賣身。
她又怕又難過，格外希望哥哥能回來，至少……能回來為她贖身。
可昭娘萬萬沒有想到，劉春蘭壓根就不打算到大戶人家賣身，只是拿這個當藉口，騙她進城，然後把她以六十兩的高價賣進青樓。

劉春蘭湊足了賭債不說，還平白得了十兩銀子，回去就吃香喝辣。

昭娘雖然年紀小，但也知道進了青樓的女子只有死路一條，她反抗不了劉春蘭，更反抗不了春風樓裏人高馬大的護衛，她要跑，卻被抓回來毒打一頓。

春風樓的老鵠手裏不知經手過多少姑娘，昭娘這樣一個小丫頭又哪裏會是她的對手，之所以沒用那些對付其他姑娘的手段來對付昭娘，是看她生得美，遠遠看著都覺得她是九天墜落的仙子，這要是調教好了，隨隨便便就能賣出大價錢。

老鵠捨不得讓她小小年紀就接客，在她變得老實聽話後，還請了幾位極為出名的姑奶奶教她琴棋書畫。

昭娘對鏡梳妝之時，面對著一張既仙且妖的臉，時常靜默不語。

是美害了她，也是美救了她。

昭娘也不知道是不是命好，在她即將掛牌時，春風樓因得罪了達官顯貴，被抄了個乾淨。

她遇上了個善鑽營的大人，見她貌美不是占為己有，而是將她充入教坊司，還將她引薦到太子身邊……

昭娘閉了閉眼，將曾經的事壓在心底最深處。

太子殿下和曇兒大概是她前世最美的留戀，可……要她再經歷一次被賣入青樓的痛苦與恐懼，她倒寧願把那一切當成她作了一場華而不實的美夢……

本是無緣之人，強求而來，不得圓滿。

農女與太子的界限，她比誰都清楚，那是天壤之別。

昭娘忍痛將腦中不斷迴蕩著的曇兒的哭聲抽離，對著沈二郎的靈位拜下，晶瑩的淚珠自她眼眶中滑落，打在木板上，散出一朵水花。

寂靜的小木屋忽然傳來了「叩叩叩」的敲門聲。

昭娘心中收緊，立刻抹了雙眼，暗自微驚，不會是大伯母找來了吧？

劉春蘭最見不得她「偷懶」，她平時坐一會兒就會被劉春蘭指桑罵槐，說家裏養了個矜貴的大小姐。

昭娘沒馬上回應，敲門聲又響了兩次，緊接著「嘎吱」一聲，原本微掩的木門打開了，一股濃烈的血腥味撲面而來，嚇得她直接從蒲團上站了起來。

四目相對，熟悉又陌生的容顏，昭娘身子不受控制抖了抖，一道電光自她腦中劈下。

太子殿下！

昭娘想也沒想幾步上前，把氣息奄奄的男人抱住。

濃烈的血腥味熏得她想吐，她忍住想要作嘔的感覺，使出渾身力氣把人扶好。

宗政瑜沒料到這小木屋裏有人，還是個半大的小姑娘，且她看到他渾身是血，不僅不怕，還主動湊過來將他抱住。

他撐著一口氣逃出來，本就精疲力竭，來不及去想對方的想法，身體的本能已經讓他的手掌扣上昭娘纖細的脖頸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

力道還未收緊，那像是夜間吟唱於枝頭的夜鶯般清脆悅耳的聲音便傳到宗政瑜的

耳朵裏，他焦躁的心情被撫平，手上的力道也聚不起來。

將險些脫口而出的殿下二字嚥下，昭娘看著眼眸低垂像是昏死過去的男人，也顧不得他為何會出現在這，使出吃奶的力氣把人扶進了小木屋，放在竹床上。

僅僅幾步，昭娘便累得說不出話來，她匆忙抹了抹額前的汗水，才發現宗政瑜胸前衣裳被劃破了一個大口子，玄色的錦袍被傷口湧出的鮮血沾濕，顏色變得越來越深。

昭娘從未想過還會再見到太子，並且是在如此猝不及防的情況之下。

她看著竹床上的男人片刻，咬咬牙，探出手……

待她握上宗政瑜的腰帶，一隻手隨即抓住她的手腕，巨大的力道讓她疼得忍不住齜牙。

昭娘看過去，宗政瑜微合的雙目沒有昭娘記憶中威嚴且令人不敢直視的感覺，她抿了抿唇，低聲道：「鬆手，我看看您的傷口。」

女孩明明白得連手都在發抖，卻還要佯裝鎮定的輕喝他，宗政瑜笑了笑。

便是害怕的聲音也好聽，真像小時候母后送他的那隻黃鸝。

宗政瑜鬆開手，昭娘鬆了口氣，熟練的解開他腰上的繫帶，裏三層外三層，她額前剛剛抹去的汗水又泌出。

待看到宗政瑜胸前翻出的血肉，昭娘嚇得收回手，指間染上的鮮血熏得她腦袋發暈，濃重的血腥味更是令她不住的想吐。

竹床上，還撐著一口氣未暈過去的宗政瑜斜睨著她，發白的唇瓣扯起昭娘熟悉的弧度，調笑似的說道：「怕了？」

頃刻，「轟隆」一聲，驚雷降下。

昭娘原就害怕，如今更是被這道驚雷嚇得險些失了魂。

手上不知道什麼時候握上了一隻手，那隻手沒有昭娘記憶中的溫熱，甚至因為失血過多而顯得沁涼。

「別怕，不過是下雨。」宗政瑜聽著屋外淅淅瀝瀝的雨聲，多少還是鬆了口氣。轉眼看向傻愣愣盯著他抓著她掌心的手的昭娘，宗政瑜面色一變，突然放開她的手，沉聲道：「不是說要幫我看看傷口嗎，愣著做什麼？衣服都被妳脫了，就看著我血流而死？」

昭娘這才反應過來，面頰微微泛紅，如雨後初熟的櫻桃，可視線觸及宗政瑜的傷口，她臉上的淡粉褪去，只留蒼白，「這麼大的傷口……」

「縫起來。」宗政瑜斬釘截鐵，「會繡花嗎？把我的傷口當成一塊碎了的布，縫好。」

即便他的聲音沒什麼力道，昭娘卻聽出了不容置疑的命令。

還是一個小姑娘，該哄著，否則會怕。宗政瑜輕聲道：「別怕。」

他本就生得俊美，溫柔下來的面孔，輕緩著聲音說出的話讓天下女子都無法拒絕。

縫好兩個字說得太過隨意，昭娘眨了眨眼，半天才反應過來，只來得及瞥見他眨眼間的溫柔。

傷口還在滲血，昭娘沒多想，從隨身攜帶的荷包裏掏出針線。

真虧得她手不能提肩不能扛，也就繡花能看得過去，大伯母知道她的繡工多少能拿到縣城裏換幾個錢，所以會特意叮囑在縣裏讀書的沈遊回家的時候多帶些絲線回來，免得她得閒偷懶，如今也算是碰巧了。

可昭娘拿了針線，對著宗政瑜卻半天下了手，翻滾的血肉對她來說太過恐怖。畢竟有哥哥寵著的她連隻雞都沒殺過，劉春蘭又嫌棄她笨手笨腳，進廚房只是浪費油。就算做菜，也都是哥哥把肉都處理好了，她簡單翻炒、燉煮。

爹爹也說過，哥哥會把她慣壞，卻不見他阻止。

昭娘愣了愣，鼻尖發酸。

「怎麼了？」宗政瑜真覺得自己沒有死在那些刺客手上，卻要死在這小姑娘手上了。